



病人的十字軍

■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黃崑巖
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十一世紀起始，由歐洲基督教徒掀起所謂的十字軍的一系列遠征所帶來的苦難向回教徒道了歉。但十字軍這名詞在東西方已另有辭義，指的是改革社會制度缺陷的任何運動。雖然布希總統爲了顧及輿論而對這次恐怖攻擊的報復行動取名煞費苦心，避免了十字軍三個字，但我寫這篇文章並不忌憚使用它，來爲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喝采與互勉。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一位名Ralph Nader的律師，以一本名叫Unsafe at Any Speed，爲底特律汽車業者對消費者的安全缺乏關心而首先發難，成爲消費者權益運動的開端。這運動自此迅速地延伸到肉品業者的衛生條件，以及航空業與各種交通業對顧客安全的考量。長年下來，這運動使過去只能忍氣吞聲，任憑製造者擺佈的消費者徹底翻了身，擺脫了弱勢的傳統體質。Ralph Nader領導的社會運動贏得了消費者十字軍的雅號。今天，法律之所以要廠商在任何商品標明產品內容、成分與用途，對消費者選購與使用有正確、可靠的資訊依據和安全的保障，消費者十字軍之功不可沒。

但不知如何，在台灣的醫學圈子裡還沒有人爲病人出師的十字軍。另一方面，國內

醫學教育越來越像純粹的職業教育，人文關懷在醫學課程幾無立足之地，醫師閱讀的書籍與期刊，與所傳承的知識，幾乎清一色是技術爲主軸，人文素養的培養只有點綴的作用。醫療在台灣還在商業化之際，病人就得被視爲消費者，可惜國內的醫療消費者聲音不大，稱不上有消費者十字軍。我們一心想成爲觀察員的世界衛生組織，該組織把健康認爲是基本人權，可惜這種思維在國內並沒生根。我個人在國內外從事醫學教育多年，深覺台灣的病人有如皮球被人踢來踢去，這也難怪，因爲病人的心聲在台灣的醫療界沒有夠多同情的耳朵在聽，這類人權就少人過問。

這是我認爲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是病人的十字軍的原因，對國內的病人，它是遲來的福音。但病人的訴求要有忍性，耐性與怨道，爭取的是正義與人性的維護，不是一意的抗爭。如果贏得一仗是基於正義的立場與事實，這運動會吸引更多人的投入。本人以從事醫學教育多年的熱忱與正義感，預祝基金會的成功。我也深信它會成功，因爲這運動「有理」，英文這叫有cause。